

寄人籬下

7A 李盈盈

自從父母離婚後，已有三年沒有回去了。如果不是身在大陸的父親託我代他去探望大病初癒的爺爺，我寧願在家看「都市閒情」。

我在車站等待，始終是十萬個不願意。三年了，但父母和我所受的委屈卻仍是深刻的……。

本以為同根所生，就可以互相包容，何況是孿生兄弟呢？生意失敗誰都不願遇到，面對家庭負擔，父親終日要中港兩地奔波，母親為幫補家計，亦要出外拋頭露面忍氣吞聲。在這個大家庭裏，只有我獨自面對家人的冷眼。或許根本算不上「家人」，勉強只是有血緣關係的人，他們是大伯那房人，以及勢利懦弱的爺爺。

那時我才知道，偉大的父母親亦會顯得渺小無能。我們三人困於一間改裝過的雜物房裏，比板間房稍大；而大伯的主人房是我們的兩倍大，附設露台。母親每晚都受着隔壁廚房那部隆隆作響的洗衣機所困擾，經常頭痛，睡眠不足心煩氣躁。我明白媽媽的無奈，所以很願意當她的「出氣袋」。母親經常叮囑我：「現在寄人籬下，凡事都要忍、忍、忍，知道嗎？你要爭氣呀，不要輸給那些眼睛生在額頭上的人。靠你爸爸是不可能的，我現在努力掙錢，終有一天我們會離開這間雜物房！」

爺爺眼看這一切，卻袖手旁觀，用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推掉所有責任。我媽媽不是跟大伯他們交同樣的家用嗎？我們可不是白吃白喝的！

父親在經常奔走兩地的情況下終於有外遇了，或許一切都是註定的，任誰都沒法逃走。

今天所走的每一步都格外沉重。我該如何面對那幾張可恨的臉？他們以往的冷言冷眼都狠狠刺中我的自尊心。為了父母的面子，我只好若無其事裝大方。

走到鐵閘前，我冷冷地喊了一聲「爺爺」。他從房間裏蹣跚地走出來，一看見是我即加快腳步開門。

爺爺依然如三年前那般瘦削，斑白稀疏的頭髮，臉上一條條可以夾死蒼蠅的皺紋，又是那件發黃的白背心和那條直紋短褲。只是面色已沒有三年前的豐潤，在黃昏下顯得悽愴可憐而已。

我裝着關心的語氣問候了幾聲。原本令我不知所措的其餘幾張臉孔，幸好都外出了，否則我怕我會大方得連自己也受不了。屋內的擺設大抵沒有改變，只是以前的雜物房現在變成了堂妹的鋼琴室。我的童年被丟掉了。

我扮着那個乖乖聽話逆來順受的孫女，坐在沙發上聽着這位老人家的辛酸

史，他又重複當年的無奈，搬出那副無可奈何的樣子，對我們的不捨，當中間人的掙扎和痛苦……。他嘆息說：「始終都是一家人嘛，我可以怎樣？」我無言以對。我們沉默了許久。

他徐徐走入廚房倒了一杯水給我。他把杯子遞給我，是隻瘦骨嶙峋的手，皮膚像龜裂了的旱地，佈滿了青藍色外凸的血管，微微抖震着。此刻，我不知道我還在堅持些甚麼。

我報以爺爺一個微笑和一句真心的謝謝。

希望那間整齊潔淨的鋼琴室裏，永遠都充滿着溫柔美妙的音符。

教師回饋：故事情節戲劇化，善於肖像描寫，刻劃出人物心理的微妙變化，不落俗套，親切可喜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寄人籬下受人白眼時固然憤憤不平，走上坦途後終於放下昔日的恩仇。不懂得寬恕和諒解，吞聲忍氣的往事豈不是化為人生的負累？